

张春桥同志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领导小组时的讲话

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

(根据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)

会议着重讨论大学问题，现在《纪要》把中小学也写在一起，可能会乱。可以有两个办法：一是在《纪要》中专写一段中小学；另外就是在《纪要》中不写，把总理关于中小学的指示，由国务院发通知，另搞一个文件。

科教组主要抓大学，中小学靠地方，中央抓典型就可以了。《纪要》不要规定太死，大学不同类型的是否一样？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，规定死了不好办。中小学或单独写一条或者另写，或者国务院发一个文件，专门发到各省、市。《纪要》中成熟的写，不成熟的就不写。

普及教育很重要，文盲多也是产生走资派的原因。知识分子成堆有问题，知识分子太少，少数知识分子就要指挥，大权就要落在这些人手里。知识分子多一些好。

《纪要》第一部分，建国十七年，应从当前讲起。从十七年讲起气势不壮。出版、计划会议也是从当前讲起，从过去讲起搞得不好，就灰溜溜的。会议要鼓舞人心，从现在回过头去讲过去，看到两条路线斗争，气势更壮，看到现在这个教育革命的局面来得不容易，可以总结过去，也可以从现在回头看，这样可以写得清楚些。如《纪要》写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向旧教育制度进行斗争一段，可以说一些。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、革命的知识分子多次进行抵制斗争，也进行了一些改革。但领导权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为什么58年那么好的形势，人家一反攻就垮下来了？根本问题是领导权不在手里。大运动

来了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时是一个状况，资产阶级进攻时又是一个状况，是有波浪的，斗争不是势均力敌的，是不平衡的，有时我们占优势，但领导权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人家一反攻就垮下来了。毛主席的路线没落实，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。在文艺方面，主席抓《武训传》的批判，气势就变了，资产阶级也不敢吭了；我们一强调政策，他们又翘起尾巴来了，我们一反胡风，他们又老实了一点；一提“双百”方针，他们又神气起来，公开和我们争夺领导权。

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全国政治形势基本一致的。学校是资产阶级动向的晴雨表，不要把教育战线斗争和全国政治形势分开，而是紧密地联系的，将来还是这样。北京、上海还是打先锋的，有些政治风向大学生先露头，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现在《纪要》的缺点是单纯说教育革命路线，这样显得两篇文章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和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提出来有点孤立了。

《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》没有公开发表，但反右斗争要提。“三反”“五反”搞臭了资本家，但没有搞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，反右时才把他们搞臭了。没有反右斗争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带头了。

写文章，精神要解放一些，势如破竹。写十七年，精神被框住了。把左派、中左派抵制写进去，毛主席的路线加上他们的奋斗。有的人，主席说：“**是明里拥护，心里骂娘**”，但要写清资产阶级还是专了政。文化革命就是从教育阵地开刀的，是必要的，是及时的。学校培养的人，多数、大多数能和工农结合，不能说学校的问题解决了。清华、燕京还出了反帝战士，但这不是学校的培养目标，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，要写得明确。要团结大多数，要写得壮一些，包括中小学。但也要按主席讲的，教育**还在试验**，要**积累经验**，现在方向是端正过来了。

知识分子队伍要说一下，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进

步，特别是这几年，他们在政治上、思想上，大多数人有很大提高，同他们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写好一点，队伍中犯了错误也有了改正，坏人也清除了，两类矛盾总是有的，这就有条件把斗、批、改搞下去。（迟群同志提，能否引用主席 68 年一段语录：**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**¹……。）可以用，但在工厂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。62 年主席讲要警惕**出修正主义**，就是讲的学校、报社和中央。

第二部分要讲教育的重要性，讲路线对不对，讲造成**宏大的**知识分子队伍。主席讲**上海机床厂的道路，把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路给堵死了**。当然不是排斥资产阶级子女，但主要是吸收工农。大学出来总是要进领导机关，这就是大学和上层建筑的关系，也是和经济基础的关系，大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，《纪要》在哪里要强调一下。苏联领导，一是出身，二是都是经过大学上来的。即使工农子弟上了大学，大学不革命，领导权不解决，还可以把他们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因此，不是叫不叫什么“家”的问题，而是培养的人是为哪个阶级服务，世界观的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学毕业回工厂也会成为工厂的骨干，有的当“主任”、“书记”，甚至到省、中央机关，所以不是孤立的学校问题，而是整个阶级斗争问题。我们的外交官总不能没有点知识吧？苏联的外交官主要是知识分子，也曾派了一些工农，但后来也变了。

《纪要》后边部分没仔细考虑，但有些问题是否写得那么具体，如多少周、百分之七十等等，究竟怎么样？没有把握就不要写，要不就写上左右，写得太具体中央就难批，写了、批了，不能兑现就难办。

教材问题是否先写改革，按照旧教材删繁就简怎么样？66 年起草十六条时王任重主张要复课，但没教材。主席说：“**首先删繁就简**”。当前，学校主要是编新的还是删繁就简旧的？大中小学教材写在一起难办，大学有的发讲义就可以了，中小

¹ 原稿作：多数和大多数是能同工农结合的，据主席原话改。

学就得有教材，不然就难办。没有把握的事，无论如何不要写在上边。

引用语录，把《七·二一》指示分开了，有这个缺点。

《文汇报》搞的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很长。主席抽出其中第三部分作为整个教育问题，作了指示，按机床厂这个办法，可以把主席的指示集中起来写。

政策好几个地方提就重复了。如大批判要注意政策，大批判主要是思想和讲道理的问题。

58年大跃进，刘少奇从“左”的方面干扰，写不写没多大关系。这个问题我再想一想。58年主要倾向是好的，有的人一提58年就嘲笑，我看这是资产阶级。当时，主席开始抓这方面的问题，抓了思想革命、十大关系，使生产力发展，上海机械学院调查报告中，其中有一大段讲58年。另外，工人学哲学，演革命样板戏等等，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。但八届十中全会前被压下去了，文化大革命才又起来。58年重要，十中全会也重要，全国形势都一样。

这几天你们把《纪要》改一下，回来再省一看。九届一中全会的文件要看一看。如所有制改变以后的斗争。主席讲，**所有制的问题**究竟解决了没有？联系工厂情况，大学更是这样，名义是共产党领导，实际是谁的？是资产阶级的。主席的话不听，教授放个屁都是香的。

68年工人上天安门，工人非常高兴，说明原来没有能上。为什么工人进学校工人那么高兴？苏联大剧院原来只准贵族进，十月革命后，工人能进了，但舞台上演什么没解决，还是“天鹅湖”。学校也有一个讲台上讲什么的问题，过去陆定一排斥工农，现在工农兵入学了，教师讲什么？主席很重视书的序言。《红楼梦》序言很重要，不然就容易被书的内容拉过去，这里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。有些问题我们不一定能写得很清楚，有些不一定理解，尽量用主席原话，可以不用黑体。

知识分子中有坏人，但是一小撮。左派、中左派进行过抵

制，文化大革命又有进步，这样写行了吧？现在两个方面都有，有些人就是不安排他们(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)的工作，有的地方知识分子把尾巴翘得高高的。上海哪个大学教授讲课了，有人就贴大字报说，资产阶级又来上课了。人家本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，你不能上，让他来上嘛！

[据刘西尧等传达版本第一段第一句后有“教材和教师队伍问题大中小学都有所不同”第四段“局面来得不容易”后“有人说教育工作危险论，现在这样好的形势，还有什么危险”等，暂未能一一注释。]